

摇曳的教堂

姝
娟
著



J247.5/1392

摇曳的教堂



姝

娟

／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摇曳的教堂/姝娟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2. 5
ISBN 7 - 5063 - 2340 - 0

I. 摇… II. 姝…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19922 号

摇曳的教堂

作者: 姝 娟

责任编辑: 懿 翎 汉 睿

装帧设计: 曹全弘

版式设计: 曹全弘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E - 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http://www.zuojiachubanshe.com

印刷: 北京星月印刷厂

开本: 880 × 1230 1/32

字数: 440 千

印张: 15.75

插页: 4

印数: 10001—20000

版次: 2002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 2002 年 6 月第 2 次印刷

ISBN 7 - 5063 - 2340 - 0/I·2324

定价: 30.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姝娟 女，上世纪六十年代生人，祖籍黑龙江省呼兰县。现居北京，北京作家协会会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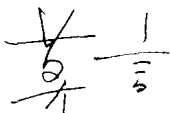
著有诗集《雪际的玫瑰》（北方文艺出版社1991年）、《美丽的飘痕》（南海出版公司1993年）、《美丽千千年》（南海出版公司1994年）、《冰月亮》（作家出版社1996年）、《结束柔情》（作家出版社1998年）。1996年8月，作家出版社为其举行了诗歌作品研讨会，甚获评论家好评。

早年在政府机关任职，后游走世界各地，得以涉猎各门类艺术，偏爱冒险与写作。其间曾经商、求学、供职于各大小报社、中央电视台，并在古村落隐居数年，唤醒了其无双且诡异的讲故事天赋。自认为是文学信徒，但以个人的方式信奉。痴迷于对美、青春、死亡的追根究底。近年来，开始从事小说创作，著有《春天只死亡给少数人看》、《哈尔滨的冬天》、《夜上浓妆》、《夜未央》、《八月照相馆》、《意外的夏天》、《这摇曳多姿的季节》、《妙颊》等中短篇小说，此书为作者第一部长篇小说。



序

类妖精书



看完了姝娟女士这本书，我感到头大了一圈。我的眼前，出现了妖精和小鬼，白毛狐狸精，还有半人半妖的、美丽绝伦的女子，还有头发金黄、眼睛碧蓝、腰板儿笔挺、英俊潇洒的白俄青年，还有时而好像死去了时而又像活着的混血的女人，还有深藏在林海雪原里的大庄园、小木屋和仿佛是童话中的白雪公主那样的女孩儿。还有一大群晚清的遗老遗少，还有太监、日本特务、穿和服的女人，还有那些充满了异国情调的建筑……我耳边响起了喧闹的市声，还有操着汉语、俄语、法语、希伯来语的人声，更有那动不动就响彻了清晨和黄昏的悠扬的钟声。教堂的钟声未绝，阿弥陀佛的佛号声又从远处飘来了。阳光刚刚照亮了东正教堂的洋葱状尖顶，随即又让仿巴黎圣母院大教堂的钟楼上一片辉煌……

仿佛身陷迷宫找不到出路一样，读罢《摇曳的教堂》，我眼花缭乱，茫然不知所措。这到底是一部什么样的小说呢？十几年前，我曾经写过一篇《美人不是人》的杂文，文中宣扬了一个谬论：美人不是人，真正的美人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妖精。我还固执地认为，如果说一个女人是狐狸精，就是对这个女人的最高级的赞美。也许，我的谬论能够为我解读这部小说找到一条出路。

在几十年的阅读生涯中，我还是第一次遇到这种妖精小说。妖精者，能上天入地、变化多端、来无影去无踪、聚而成型、散则为

气、美则惊心动魄、丑则触目惊心这样一种精神体存在。《摇曳的教堂》里的主要人物基本上都是妖精，算不上妖精者，也都带着三分鬼气。

第一个妖精，自然是作者倾注了满腔热忱的那个第三代混血儿陈苏儿。她气质高贵，行踪神秘，谈吐高雅，聪明绝顶，是冰雪城市里的冰雪美人。她就像一个冷艳的精灵在这座童话般的城市里神出鬼没着，在她的身后，跟随着好几个非凡的男人，其中最优秀、最悠闲、最富有罗曼蒂克精神的是俄罗斯贵族的飘零子弟安德列，其实这也不是一个俗世的人，是普希金的诗歌里和托尔斯泰的小说里的人物，不知在哪里得了妖气，变化人形，到中国的冰城里来制造浪漫故事。当然，为了让超级的浪漫得以实施，姝娟女士让他们都有高贵而神秘的出身和多得成了灾的金钱。一个有钱又有闲的异国青年、贵族后裔、痴情种子，一见钟情地爱上了神秘冷艳的少女，然后上天入地般地苦苦追求，时而在珠光宝气的舞场、时而在觥筹交错的酒店，时而在小资成群的学校，时而在白雪皑皑的森林木屋——在这里终于成就了好事。这是典型的言情小说的路子，但《摇曳的教堂》不仅仅是言情小说。

第二等的妖精该算陈苏儿的母亲苏懿姐了。听听这个名字吧，跟那个中国神魔小说里最著名的狐狸精只有一字之别，但作者的意图已经昭然若揭。这是个鬼气大于妖气的女人，她像地穴里的狐狸一样诡秘，油然地感觉到她走路是无声的，犹如油在水上漂。蓦然地仿佛看到了她古怪的眼神，白得瘆人的肌肤，是个倾国倾城的美人，身上却散发着墓穴中的霉气。她一出场就仿佛死去了，但时不时地又现形露踪。直到最后，她将自己泥封在佛像中的惊世之举被管家暴露后，作为读者，我觉得她依然活在小说的人间里。苏懿姐的身世行为和围绕着她的清朝大员、犹太富商、日本浪人、变态仆从，看来又似武侠小说的笔法。至于那不时地跳出来的狐狸，那能把猫吃掉的狸，那张神秘的扑克牌黑桃Q和那柄精光闪闪的教堂钥匙，又使《摇曳的教堂》里弥漫了《聊斋志异》气息。

姝娟女士把琼瑶、金庸、蒲松龄召集在她的教堂里开会，又让

《聊斋志异》的狐狸精和《战争与和平》的公爵同床共枕，是戏仿？是嫁接？是发明？但我估计都不是，我马虎觉得，这是一部真正的人如其文的小说，在姝娟女士的心目中，上个世纪初叶，她的故乡那座中俄边境上的美丽城市，就是这个样子的，生活在那个时代里的那个城市的人也是这个样子的。姝娟女士认为好的女人就应该是陈苏儿这个样子的，男女之间的感情也应该是像安德列和陈苏儿这个样子的。

《摇曳的教堂》是一个心造的幻影，整部小说的建构是依赖着一个绚丽而诡异的梦境。为了证明这个梦或是充实这个梦，作者显然从历史的陈迹中发掘了很多的真实材料，从宗教到音乐，从建筑到人口，从服装到饮食。这仿佛是在琼瑶、金庸、蒲松龄围坐的桌子后边，站着巴尔扎克在旁听。

总而言之我认为这是一部芜杂的也是丰富的、虚假的也是逼真的、美丽的也是狰狞的、满腹话语但又不知所云的、故事曲折但又简单明了的、信马由缰但又线路清晰的小说，一部匪夷所思的小说。它的最明显的特点就是让人读后心乱如麻，也许这也正是它的价值所在。

2002年3月23日夜

目 录

- 1 序——类妖精书 莫 言 / 1
- 2 第一章 / 1
- 3 第二章 / 29
- 4 第三章 / 69
- 5 第四章 / 107
- 6 第五章 / 151
- 7 第六章 / 195
- 8 第七章 / 219
- 9 第八章 / 279
- 10 第九章 / 331
- 11 第十章 / 383
- 12 第十一章 / 441
- 13 跋——孔雀的胆汁 李敬泽 / 494

第一章



雪能使人对教堂产生好感。

在冰城，当你漫无目的地走过一座又一座教堂之后，你所感到的不是疲倦，而是一种平静、淡淡的哀愁。你能感觉到，这里的人都已经理解了死亡……

安德列·瓦西里耶维奇第二次睁开眼睛，是大街上的喧嚣声把他吵醒的。他非本愿地醒过来，把脑袋神经质地往后仰了仰，露出下巴上那种英俊小伙子特有的发青的光泽。

他头一个感觉是外面发生了什么事，他甚至还没想起究竟是什么事，就已经知道那是一件又重大又与自己有关的事。“主显节”！啊，这么重要的日子都忘了。每年的这一天，侨居冰城的俄国人都冒着严寒在松花江上举行盛大的冰上洗礼祭。

他猛地起身来到走廊上，透过玻璃窗望去：外面是一片帽子的海洋，圆顶礼帽、三角制帽、高筒大礼帽、带圈的帽子以及带羽毛的帽子。几分钟前，当安德列还在睡梦里的時候，随着教堂钟声的响起，成千上万的帽子从脑袋上摘了下来，成千上万的手在胸前画着十

字……

安德列凝眸观望时，窗前白杨树上的一团雪倏然滑落，好像心中一直紧绷着的什么东西突然间松开了似的，他想如果把手伸向那雪，手就一定能穿透玻璃，但是，他还是保留了有意识后退一步的甘美。他把自己的时间感固定在那些向前移动的帽子上，苍白的日光落在飘拂的黑袍子身上，仿佛是在一个沉沉下坠的孤岛上弥漫着一个行将结束时代的光芒。

他在睡衣上画了个十字。

在这样一个弥漫着浓雾的冰城的早晨，一道道笨重的教堂的门都打开了，所有的对着松花江的窗户都打开了，成千上万虔诚的信徒们从圣尼古拉大教堂、从圣母帡幪教堂、从圣母安息教堂、从圣母领报教堂、从圣伊维尔教堂、从阿列克谢耶夫教堂、从圣索菲亚教堂、从一切东正教教堂里涌了出来，他们举着圣像和旗帜，汇成一股巨大的洪流，以一种喷薄的力量，毫无障碍地朝着松花江涌去。

铺着锦缎坐垫的轿式马车、四轮马车、法国雷诺汽车、古特仲汽车以及埃赛克斯汽车等也都从四面八方朝松花江驶去，上面坐的是沙俄贵族、将军、部长、地主和资本家，还有那些身上裹着绸缎丝绒花边、头上戴着假发、勒出很细腰身的女人们。“喂，喂，驾！”“嘀，嘀嘀！”马车夫的吆喝声和汽车喇叭声连成一片。此时此刻，这些生活在冰城的特殊居民，完全忘记了自己的处境，被催眠般地把冰城当成了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他们在这里也进行了人口普查，也有编上门牌号码的花园住房、地段、官方机关以及各种各样的职业。

每个人的脸上都现出一种很认真的梦幻般的笑容，仿佛自己正在从事着国务活动。在舞台上，演员们就是用这样的表情来表示庄严的事情的。

安德列笑了，在缓缓而过的人群中，他不断地看见曾经熟悉的面孔。有昔日的谢尔巴科夫将军、巴雷什尼科夫将军、普列什阔夫骑兵大将、阿洁纳西耶夫中将、萨维奇上校，阿穆尔总督关达基、大主教梅列基、灭佛季等等。就在不久前，他们还像巴尔扎克笔下的年轻人一样，爬到钟楼上打量他们要去征服的城市，可是现在却只能在宗

教的题目中互相怜恤或自我怜恤了。

他感到自己的一颗牙的牙根被狠狠地刺了一针似的，他伸手捂住了一面的面颊。

按照在军队里养成的习惯，为了提一提神，安德列喝了白酒和葡萄酒，然后找出那套旧的军服穿上。这套军服是在俄国副领事依·贝·库尔恰耶夫自杀那天脱下来的。那是一个壮观的场面，死亡就在鲜花丛中。可以说，他是不由自主地死适其时。与其说他选择了自杀的时刻，倒不如说在他无秩序的绝望中，命运选择了。同一年的冬季，在欧洲，在法国和意大利，成千上万的同龄青年脱下文化制服，穿上军装。

安德列做了个出拳的动作，他已经很久没有这样精力旺盛地迎接一天的生活了。

自从三年前离开了俄军驻冰城第二队司令部，他就不再认为自己是个优美、高尚、慷慨的青年人了。在他的心灵深处，他甚至认为自己这种明哲保身的行为极其恶劣和卑鄙。他曾经充满幻想，幻想二十岁的死亡形象和爱情的形象融合在一起成为一种强烈的、朝不保夕的喜悦，要求生活给他美妙的冒险奇遇、忠实的友谊、慷慨的爱情，但是，现在却使他成了愤世嫉俗者。变得和那些年老的俄国人一样，仅存的一点点意识便是妄想通过流放而获得拯救的思想。

“愿主宽恕我。”

安德列一边准备出门，一边自言自语道。

“神会宽恕你。”

突然有人回答，吓了他一跳，原来是华俄道胜银行的一个听差，他呈送了一封副行长漂得洛夫的信。

“今天比昨天还冷吧？”

看着听差翻毛帽子上挂的霜，安德列问。

“是啊，我的安德列·瓦西里耶维奇先生，我的牙都冻到一块喽。”说着把身子缩在大衣里面哆嗦了一下，好像证明自己没说谎似的，“信不信由您！”

安德列看了一眼他那瘦小的身躯，勉强笑道，“那可真有意

思。”

“谁说不是。”

安德列把信揣进大衣兜里，锁了门，然后习惯性地看了一眼挂在楼梯墙壁上的一张自己身着戎装的画像。那张画是十七岁初来冰城时请一位俄国油画家画的，他当时还是一名军官学校的学生，在俄军第二队所辖第五边队的骑兵团实习。他满怀憧憬地给那张画像起了个名字：“前线”。

“肩章为什么是绿色的呢？”听差看着画像嘟嘟囔囔地说，既像发问，又像是自言自语。

安德列气闷地看了他一眼，没有理睬。凡是来过这所房子的人，有谁还会提出这么愚蠢的问题呢，因为这也是一个无庸讳言的问题。按《中东铁路合同》，俄国无权在铁路沿线驻扎军队，而且还明确规定俄国利用该路运送军队时，不得中途借故逗留。所以，俄军突然入境后，为了欺骗中国政府，便把官兵原来的肩章改为绿色，以掩华人耳目，表面上看来似乎是铁路公司的雇佣人员，实际上是地道的俄国正规部队。过了一段时间后，俄军见中国政府从不过问此事，增加者便饰以红肩章和黄肩章。

“您是俄国人吗？”

看着傻愣在一旁的听差，安德列忽然问时，发现对方长着一对只有犹太人才有的那种特别油亮的眼睛。

“您知道……我是个……改变了信仰的人。”他吞吐着回答。

“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是受了洗的犹太人，最近我才皈依正教。”

“呃？为什么？”安德列问。

“命运变幻无常！”他扬起浓黑的眉毛说。

安德列瞧着他一本正经的脸，突然哈哈大笑起来。他发现他越是想表明自己的诚实就越像撒谎。在这座城市里，靠了命运变幻无常而赚钱的人真是多得吓人哟。

他给了他一个五戈比的铜板把他打发了，脑子里却好像进了一团驱不散的浓雾。

从“主显节”的前夜，天气就降到了零下三十度。一场大雪压下来，目及之处白得叫人不能久望，望久了头就发晕。圣像和旗帜在寒风中发出一阵接一阵啪啦啪啦的响声，被惊动的寒鸦在树枝上叫个不停。

松花江边上停满了爬犁、雪橇、马车和汽车，女人们喧闹，孩子们尖叫，狗在一旁斗架。团团旋转的茫茫飞雪，很快就变成模糊的一片。在江中央宽阔的冰面上，用旗子、松枝和绳子圈出了一块块规模宏大的场地，规定了许许多多的游艺节目：有冰城第一音乐学校著名小提琴家特拉赫金别尔格等表演的提琴四重奏，吉普赛人的吞火驯兽马戏，手风琴伴奏下的拳击赛，泳装滑冰表演，俄侨选美比赛以及摸彩、电光等等。另外，在岸上，新搭起了供有钱人取暖用的帐篷，周围有各色摊贩出售伏特加酒、煎饼、鱼子酱和妇女们喜欢的披肩。最滑稽的要数“洋人”撅着屁股看“拉洋片”的情景，恰是洋对洋，连卦摊上的招牌也是用俄文写的。

“水的赐福”礼开始了。刚刚凿开的“冰窟”周围挤满了从俄国来此开拓前程的年轻人。他们浑身上下脱得只剩下一条三角内裤，雪落在青春健康的肌肤上立刻就化了。仿佛是密纹唱片中分泌出来的音乐，透彻自然，虽不雄辩却有一种感人的气质。立在“冰窟”旁边的冰诵经台上同样用冰雕了一个十字架和一本翻开的福音书。诵经台的后面，还立着一个五米多高的巨大的冰十字架，十字架上落着一只冰雕的鸽子。苍白的日色碰到它，刹那间闪出烈火般的反光，并把这光照到人们的脸上。神甫慢腾腾地领着做礼拜，肃静中流露出一种光荣和得意的神色。

三声枪响之后，大概过了十几秒钟，几乎冰城所有教堂的大钟狂敲了起来，十字架丢进水里，空中爆发出的叮叮咚咚的脆响，白昼似乎一下子亮了许多，受洗者纷纷跳入凿开冰层的水中接受“浸礼”。

围观的人群中，有许多是从阿城和呼兰教区赶来的，这些人在严寒和雪地里步行了好几十里路，为的就是亲眼瞧一瞧著名的松花江洗礼祭。

“消灭法西斯!”最后一个小伙子高喊着跳进水中。

安德列知道他不信正教，也曾任在骑兵队服过役。但是他的确是个好人，这会儿他也许是想活动活动筋骨。

“他将来总会得救的。”安德列小声说。

水里的人像是安装了马达似的喷着热气，一会儿露出脸来，一会儿藏进水里，江水发出哗啦哗啦的响声。

“它的确是一种体育运动。”

从受洗者身上，安德列隐隐感觉到自己第一次跳进水里时那种不可遏止的激情和一往无前的力量。从那时开始，他学会了赞赏自己的国家，即使仅仅是赞赏其如画的风光。

十月革命之后，很多人像依·贝·库尔恰耶夫一样地死了，他们因而成了改变的象征。沙皇时代的贵族、将军、地主、银行家、旧官吏、白卫军、资产阶级分子等大批俄国难民成群结队来到这座城市。在这里他们能花掉他们的钱并能以他们的堕落行径大出风头。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加上各国出兵干涉苏俄，冰城成为转运据点，使得这座城市变得愈加疯狂、愈加浮华。人们失去了衡量自己和别人品质的标准。不管是贵族还是平民、富有的还是贫穷的，他们都被排除在自己国家的生活之外。

也许他们能选择冰城作为自己的家乡，但是他们还需要信仰和仪式。这是一个可以任意表达宗教感情的年代，在这年代中尤其在冰城，为了灵魂上没有负担，似乎人人都具有那种禀赋，人人都能在灵感来临时说些令人匪夷所思的话。

脚下边缘处的冰层咔嚓咔嚓地断裂着，感觉站在上面的人同属于一个命在旦夕的世界。安德列向后退了几步，远望起伏迤逦的群山，仿佛一夜之间这山朝着松花江迈了一大步似的，它闪烁着熠熠银光，近在咫尺。这山最远处与天边相连的地方，有一抹微弱的紫红色的光芒，令人想到司晨女神阿芙乐尔的玫瑰色手指。

浓雾和密雪静悄悄地、无所不在地笼罩在辽阔的江面上，它把人们变成了空气里的幽灵，在潮湿和寒冷中越来越兴奋地加入各种游戏。